



通城老街的补鞋人

□余明芳

些只是展品，不会生产了。”正如当年，我站在一件碎花裙子前徘徊过无数次后，对营业员说“农村女娃子不兴穿裙子”，其实是家里实在没有买裙子的钱。

有些老物件是真的，暖水瓶胆里早就没了的那层银光；有些是仿的，千层底布鞋的最底层垫着橡胶，没人再愿意烦琐而辛苦地纳鞋底了。它们静静地待在那里，等着我们推门进来。有人对着它们发一阵呆，或者感叹一番。麦芽红苕麻糖，用小铁锤敲成一小块一小块，再到炒苞谷粉里打个滚，很讨小孩儿喜欢。年纪大的，也会买上一小点儿，放在嘴里抿着，笑意渐渐爬上脸颊。

商店外墙上，用粉笔写着今日供应：盐巴。但是，现在的盐，已不再是巫溪山中涌出的自流盐。老街边停放着“板板车”、自行车和手扶拖拉机。供销社展示的是旧物，也是时间的证据。

3

供销社第一回展出皮鞋，大概在20世纪70年代末。后来供销社陆续关停，皮鞋却打下大半壁江山，衍生出钉掌、修鞋兼修伞的新行当。那时候，凡有人穿皮鞋出门，远远便听到铁皮与碎石碰出的“踢踏”声。

我一直用余光偷瞄的那个补鞋老人。他的家在新街上，小小的街沿恰好能摆放那台油乎乎的老机器——手摇补鞋机，铸铁的架子，摇把磨得发亮。再放一个放鞋的简易木架、两把木椅子，一把他坐，另一把给客人坐。旁边还放着几个铁盒子，里面装着花花绿绿的线、胶水、皮子、钉子和各种垫片，补胶两元、加垫三元，再多也不过十元。

这样便宜的补鞋，在全国都难见了。三年前，我坐在另一把椅子上。老人的手很黑，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胶水和鞋油。手指粗短，却异常灵活。他拿起一只鞋，翻来覆去地看，像大夫给病人号脉。鞋底的纹路磨平了，他就拿锉刀把鞋底锉毛，再剪一块同样大小的橡胶皮，涂上胶，等它半干，稳稳地粘上去。最后用老机器走一圈线，密密实实的。遇到软牛皮帮子，他就像修复古董或名画一般，一针一针地走线。

他边补边跟我聊天。聊天气，聊老街，聊他年轻时穿着布鞋进皮鞋厂当学徒的事。“那时候做一双鞋，全是手工，一双鞋要做三天。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一双皮鞋穿很久呢。”他眯着眼睛说，“城里的鞋摊变成鞋子美容院，清洁、上油、抛光、上色、换底，养鞋子比买一双新的还花钱。补一双也不简单，所以坏了就扔，简单、省事、不用等。”

我静静地看他干活。我的这一堆，是家里攒了很久的。老人不嫌多，也不嫌脏，一双一双地看，一双一双地补。他说：“不怕，慢慢来。鞋跟人一样，修修补补，又能走很远的路。”

他那双捧了半辈子鞋的手，比谁都懂得一双鞋的分量。

4

可是，总有一些东西，是新的替代不了的。这次再来通城老街，是为了寻找一个证据——证明有些人曾经来过，曾经这样生活过。

这些旧物还在，这个老人还在。曾经，人懂得惜物，也懂得惜人。

我忽然想起，我的针线盒里，有各色线团，纽扣和碎布头也存了一铁盒。袜子破了，拿出来补；扣子掉了，找一颗差不多的缝上。如今，那个铁盒子还在，里面的针和碎布头还在。它们安安静静地待着，陪伴着我。

老人的补鞋机“咔嚓咔嚓”地响着，单调而执拗。阳光斜斜地照过来，照在他花白的头发上，照在那双沾满胶水和鞋油的手上。他在跟一双鞋较劲——鞋跟歪了，钉子松了，要重新钉。他敲敲打打，翻来覆去，直到那双鞋稳稳当地立在地上，像重新有了骨头。

补好的鞋，像新的一样。又要上路了，又要陪主人走过很多的路。每一双鞋里，都残存着老人的温度。

鞋不合脚，只有脚知道；日子过得怎么样，只有自己知道。补着补着，就越来越合脚了——不是因为鞋变了，是因为脚记住了它，它也记住了脚。

这个补鞋的老人，曾经也是新生行业里的一员。年轻的时候，补鞋是一门手艺，是正正经营的营生。他从村里到了小街，补鞋养活一家人。他补的不只是鞋，是一个时代的记忆，一种生活的态度。

走出老街，供销社离我远了。但老人补过的鞋，却还能走很远很远的路。

(作者单位：重庆市巫溪县政协)



行走的风景(二首)

□再耕

能懂的诗

感受一衣带水

在上升上升上升的起飞之后
紧接着
便是下降下降下降的着陆
而水平飞行的过程呢
被高度浓缩了
仿佛一个精炼的短篇
浓缩为更耐读的小小说

这短短的行程
其实是在穿越一叠
厚厚的历史
透过舷窗凝望
就能看见
天空被分成两半
云层下面罩着些阴影
云层上面
托着悠久的阳光

隔岸相望的路程
很短
你来我往的岁月
很长

麻雀

春回大地
该回来的
都陆续回来了
有的在绿叶间开放
有的在蓝天上飞翔

小小的麻雀呢
却至今不见踪影
虽然它曾经成群结队
铺天盖地的吵闹
招惹过骂名、恶名
甚至被列入谋杀的名单
虽然误会早已消除
还有非常正式的反反
但是偌大城市
为什么没有它的栖身之地?

小小麻雀
小得无足轻重
然而缺少了它们的叽喳
包围我们的寂寞
就陡显强大

春回大地
小小麻雀
你也早些
回来吧
(作者系重庆新诗学会原常务副会长)

我们一生都在栅栏内奔跑(二首)

□李小龙

驰骋场里的马

说是驰骋，不如说是漫步更合适
驰骋场的马看似擅长，奔跑
是唯一，在神兽牧场
可以靠自己劳动赚取日子的
它们托着游客，绕着固定的圆心
画圈。今天重复着昨天
新圈覆盖着旧圈

我跳下马鞍，松开缰绳
大白马没有脚步轻快
也没有意向要跨越齐腿高的栅栏
向远山或原野奔赴
原来，我们同属心囚
一生努力奔跑于栅栏之内

从它脖子上长出的缰绳
牵着我，牵着惯性
自然而然地返回到了起点

断角牛

不知什么时候，我已经还原
成为一头断角牛
站立在低矮的栅栏内
目光呆滞无语，腹内空空如也
和神兽牧场其他牛马一样
终其一生，都在栅栏内
啃食光秃秃的草皮
某些时候会来到栅栏边
把头伸出圈外，等待
有人投喂，十块钱一把的枯草
蹄声轻轻，栅栏在我们心中
是最值得信赖的，南山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那年除夕夜救火

□张辉文

快速向中间的堂屋蔓延。三十余米外还有一户民房，一旦火势扩散，后果不堪设想。此刻，周边已聚集了不少闻讯赶来的群众，有人举着手电或手机，微弱的光在雨雾中摇曳，焦急的人脸与斜飘的雨丝交织在一起。还有人急急忙忙提着水桶，从旁边的稻田里舀来水，奋力泼向肆虐的烈火，但最终只是杯水车薪。

弄清火情与现场态势后，我立刻牵头负责现场指挥。来不及过多斟酌，我快速将在场的值班人员、应急队员及自发组织的百姓分成四组。一组紧随洒水车，对准火势最猛的厨房喷水控火；第二组用长竹竿把燃烧着的檩椽及屋片顶开，进行物理隔离；第三组迅速砍掉燃烧房屋旁的水竹，防止火势波及；第四组则在稻田边与火场间站成一条长龙，接力传递水桶，将水源源源不断送到火场。

随着水流的持续冲击，火势弱了几分，可没过多久，便又卷着黑烟熊熊燃烧起来。原来是厨房和猪圈里堆放着的干木料，成了火势蔓延的助燃剂。镇上的洒水车本就不大，装载的水量十分有限，难以彻底浇灭大火。我的心揪得更紧了。

就在这时，一只粗糙的手猛地拉住了我，原来是屋子的主人。他双眼噙着泪水，嘴唇哆嗦着，喉咙里发出嘶哑的呜咽声，死死拉着我用力指着堂屋。借着火光，我看到堂屋的墙壁处停放着一口棺材，这是老人为自己的身后事准备的。我心头一沉，当即转身叫人，吩咐赶紧把这口棺材搬出来。七八名身强力

壮的村民，费了很大劲，才把这口重达四五百斤的棺材抢了出来。老人眼里流出了泪花。

随后，区消防救援车快速赶来，在粗壮的水龙持续喷射下，火势很快被扑灭。救援队的同志非常有经验，他们担心火势复燃，用水把烧过的地方全部浇了个透，确认不会复燃才收工。

火情终于解除了。好多人的脸上黑一团、白一团，汗水混着雨水，把大家的衣服都打湿透了，但没人抱怨半句。

这次火灾，烧掉了老人养的一头猪，还有一些日常用的物件。但万幸的是，没人受伤，也没有波及周边住户。

我和村干部正凑在一起，商量着安顿老人及后续事宜。这时，几位村民拿来了水盅，还有水果和小吃，一个个递到我们面前。

“吃点东西吧，大过年的，你们辛苦了！”一位村民说。

望着雨中的一张张脸庞，我大声说：“大家回去吧，受灾的老人家我们会安顿好的，在这里给大家拜年了，祝大家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村民们的回声不约而同响起，在漆黑的山凹里久久回荡。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过年前，停业30多年的通城老街供销社，重新开了张。其实，真正让这条老街还“活着”的，是那个补鞋的老人。

1

通城曾是离巫溪县城很近的驿路，也是巫盐古道重要的转运站。盐背子穿着草鞋，从大宁厂启程，把黄金一样宝贵的贡盐，经双阳、九湖、军店，驮到湖北、陕西。一双草鞋磨穿了，自己补，补不了就重新编。盐道不知已经荒了多少年，但那种“补一补再上路”的韧劲，传到了补鞋老人这里。

30多年前，我有了第一份不用挽裤脚下地的职业，把布鞋换成了皮鞋。布鞋几乎零成本，但买一双皮鞋，对一般家庭来说，无异于“割肉”，要背大量洋芋、红苕去换成大票子再买。新皮鞋，后跟、前跟和脚掌钉上铁皮或轮胎皮作的“掌”，延长寿命；旧皮鞋，要修补上漆。因此，赶集的日子，会冒出修补皮鞋、雨伞的小摊。要过年了，供销社和小百货店里里外外水泄不通。腊月的货再贵，也得买。

后来，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好，小店小铺变大、变大，供销社悄悄退让。以至于隔代的人，对我们过去的半信半疑。

2

等到李子花、油菜花开的时候，我走进这家在原址上几乎没有刻意修改过的供销社。人和心仪的货物，隔着矮矮的木架玻璃柜台。暖水瓶、搪瓷杯、洗脸帕、甩尖子皮鞋……虽然没有灰尘，但泛着一层旧时光。

靠墙的开放式货架里，摆着绣花铺盖面——那种老式的绸缎被，面上绿叶配红牡丹、金龙配彩凤……

柜台间站着年轻女孩，她说：“抱歉啊，有

几年前，我在一个偏远小镇工作，每月要值三次班。一次除夕夜值班救火的往事，令我至今难忘。

除夕夜那天，街上张灯结彩，热闹非凡。晚饭后，我和值班组同事外出巡逻。巡逻一圈回来，已近深夜十二点了。新年钟声即将敲响，正是居民燃放烟花爆竹的高峰时段。我们正准备再次外出巡逻时，值班电话骤然响起，一位村干部报告，离镇五公里外的一位特困老人家中着火了，火势挺大。

火情就是命令。我们立即出发，同时出发的还有开着洒水车的应急队员。当年小镇还没有消防车，我们请求区消防救援队支援。天空飘着细雨，乡村公路弯弯曲曲，车窗外偶尔掠过几点零星星火，耳畔是此起彼伏的爆竹声。在这万家团圆的除夕夜，我的心却沉甸甸的，祈愿着火的人家平平安安。

火场离水泥公路还有百余米的泥泞小道，我们的车小心翼翼拐进小道，挣扎着抵达了现场。一大团烈火正疯狂舔舐着房屋，硬生生撕破了夜的静谧，火光在斜飘的雨丝中格外刺目。

这里是一处洼地，背后矗立着几十米高的山坡。着火的是一座红砖砌成的瓦房，有三间屋舍，烈火正围着左边的房屋疯狂肆虐，灼热的气浪顺着木质檩椽